欽定四庫全書

蘭軒集卷十二

元 王旭 撰

記

碭山[illegible]重修宣聖大成殿記

[illegible]乃甲午歲新天子踐阼位首頒明詔於天下以興學養士修理文廟為言於是碭邑之弦歌方盛而宣聖大殿[illegible]久隳雨夜官吏畏[illegible]莫敢寧處即合謀改作而[illegible]願有以自效蓋舊殿板

協謀同志者皆勒石以誌久遠茲不詳載

環溪記

泰山陳君魯彦有别業曰環溪在郡城之西六七里丁酉季春嘗置酒邀余往遊焉有草堂三間西臨古溪堂前地可四十畝肥而平植諸果後可半畝皆花卉錯蒔坐定余謂君曰所謂環溪者此邪水泉安在君笑而起導余下溪岸十餘步得泉一泓長數尋中浮小荷如錢北而西其泉漸多或淺或深或廣或狹澄碧不流有魚

得久為環溪之主奈何君因大笑酌酒酬予而歌曰環溪之山兮神且靈環溪之水兮甘以清環溪之土兮沃而平卜吾居兮樂吾生終逍遥兮謝浮名歌罷更酌大醉而返

省齋記

袁君善慶以省名齋而求記於余余曰魯論載曾氏三省之説子之命名得非有取於斯乎請為子申其説昔者聖人設教於洙泗之上學者甚衆唯顔氏為庶幾顔

之後得其傳者曾氏一人而已然考之當時四科不與
而聖人亦嘗以魯許之其所以過人者奚在也蓋忠信
傳習乃所以誠身而明善此聖學之要而曾氏之所獨
得者何為曾氏之獨得而他人之不得耶蓋存心與不
存心之異耳心之所以存者其省之之功乎省者反求
而詳察之謂也豈特曾氏為然哉屢省乃成帝舜所以
保其治内省不疚夫子所以無其憂聖人猶且從事於
此況學者可不用力於斯歟表君鯨川之秀也謹於修

身而篤於為學觀名齋之義則不待退省其私而可以知務内進德之實矣故余告以聖賢之省用廣其志

流芳堂記

至元已丑冬余寓於鄜既為太守宋公銘其先人總管勲德之碑而知其家世由來之盛他日復以燕居之堂請余名而記之余既名之以流芳而值余將歸其記未暇作也今日還家偶閲晉史至桓温有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因掩書而嘆曰芳可流臭

却掃焚香默坐消遣世慮使此心如古井之水未之能得也昨因覩大學知止之章而有默會於予心者今欲以止名吾齋而請予記之可乎予曰可然此乃予之所宜稱而非君之事也盖嘗勞於旅者然後安在家之貧常厄於饑者然後甘藜羮之味昔予以親老家貧之故急於甘旨之奉而不知富貴貧窮之有命倀倀狂走陵險阻冐風霜首尾十年南北萬里終無益焉惟其久勞於動也是以思其静惟其久厭於行也是以願其止今

君固未常動也何靜之思未嘗行也何止之為故夫所謂止者宜莫如予而非君之事也然所止有大於此者君宜勉焉易卦之艮其止乃太極流行事物之定理大學之止至善乃聖賢明德新民之極功也君欲於斯從事而求知其義之詳乎則程朱之說見於二書者既已備矣又奚俟於予言之贅哉雖然此止之說也若夫君子進修之功乾乾之誠雖顏子吾未見其止者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至於天若可以止矣其健行而不

息者又何耶故不違天德則無以知乾道變化之神不知乾道變化之神則無以識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之理不知性命之理則無以知萬物各止其所之妙今試以人倫言之如為人君之止於仁也為人臣之止於敬也父子之止於慈孝也國人交之止於信也人皆知五常之止者當然矣孰知其理運古今而無窮未嘗有一息間斷之時耶此天命之所以常行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不止之中而有當止者在當止之中而有不止者

存焉君於齋居隱几之暇嘗試以是觀之必有得於吾言之表者矣

順齋記

天下事物紛綸交錯有萬變之不齊徐而觀之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自然之勢苟能因其理勢而行之則事物雖多而可以至於無事此君子之心所以常樂而不憂天下之事所以不勞而能成也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蓋不過順其水之性而已嗚呼豈惟治水哉大

而天地陰陽小而禽魚草木吾未見逆其理拂其性而能行能生者也況於物之最靈而名為人者乎夫天生烝民而與之以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也復列之以五品之倫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内而有以順其性則天下之善無所遺外而有以順其倫則生人之道無所闕自世教不明而人心昏蝕於利欲之餘天性人倫迷謬錯亂無所不至本原既失故於天下之事一皆倒行而逆施之吁可嘆已今吾子誠以順名其所居

之齋求余文以記余不知君之所謂順者將委曲以順於人情耶抑委蛇以順於物理耶然自吾五常之性五品之倫順而推之則亦何往而不可也至於禍福窮達死生之際亦不過順其正而已矣此聖賢安土樂天之能事順齋主人其勉之

克齋記

至元己丑歲予寓於郁得王君子謙之為人氣和而志剛迹近而情遠詳於處事而敏於應物與人交能委曲

盡其誠是有常德而用心於内者可親而不可疏也其
子樞從學於予而君之見禮為尤厚一日構堂於所居
既落成予造焉君舉觴言曰予自幼讀書亦嘗有意於
聖賢之學中年事奪弗克而止然終未能忘也今築此
居庶朝夕之暇思所以自治子盍有以名而相之乎予
既義不獲辭因復之曰夫聖賢之學所以為己者莫先
於明理以治性情性情之德以仁為首而求仁之術以
克己為要其見於顔子之問聖人之答者亦已詳矣然

仁者乃吾心至愛之理包四端而長衆善其全體渾然本無虧欠又奚待於克而復哉惟其有生則不能無情有情則不能無欲欲長而理消人勝而天負私意一立物我町畦而仁之害始不可勝言矣如太虛之生雲明鏡之生塵清水之生泥頃刻變化莫知其本體之所在苟能收其雲去其塵而澄其泥則本然之有復還其故矣蓋理欲雖為二物而克復本同一機克己即所以復禮而復禮即所以為仁非於克之外而他有所謂復也

此克之一字尤為學者用力之地歟故克如克敵之克人欲與天理為敵克而勝之之謂也雖然克伐不行而夫子許其難不忌不克而詩人頌其美又何耶曰此名同而實異也彼之克施於人此之克施於已乃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所以不同也誠能用力克其可克而至於無所克焉則顏子之仁在我而無不得其性情之正矣自治之道豈復有過於此者乎君於是作而謝曰大哉克之為義也請以名吾齋而記其說雖

不敏願從事焉遂書之是歲冬十有一月某日記

敬樂堂記

東平馬國寳以醫游諸公間誠實樂易心休休焉其得君子長者之稱也蓋久至元丁未冬予南還相與會於北山陳君之座而紀君子周在焉二君稱之不容口且曰國寳以母夫人之故近飭一堂以為奉事之所而取於孝經居養之云者既以敬樂名之矣諸君咸有作以述厥美吾子獨得無言哉因以記為請予諾之既而西

去逮今之來閱歲者再猶未償也昨日子周至首以國寶之意見徵焉予既謝逋慢之罪因笑謂子周曰國寶之意云何曰人子之於父母也異形而同氣呼吸喘息靡有不相關者觀於庾父病痢而黔婁流汗蔡母齧指而君仲痛心可見天理流通彼此無間非偶然也然則人子之事親獨可外此天而他求耶蓋敬者所以存吾心之天而樂者乃所以暢吾親之天也吾於吾親一飲食一衣服一云為無不致其敬焉則誠心感格和氣薰

蒸雍容愉怡自有以暢其天而安於我矣故敬者吾之所當盡其心而樂者非吾之所能容其心也此國寶之意而予之所知者是與非耶予曰得之矣敬在子而樂在親外而觀之雖若二事其實感應之理則一而已斯言予無以加之雖然君見國寶為予問曰他日彩服升堂靈椿獻壽能容吾捧春酒一巵歌白華南陔之詩於座隅乎噫鄭莊公有言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於是乎又有以動予心之永慕矣

清心亭記

至元癸巳秋祕監楊君武子過安陽爲縣尹蔣君才甫篆清心二大字扁於所居退休之亭東平王其因推其義而爲之說曰天地生萬物唯人爲最靈而心者神明之舍又所以主乎一身而應乎萬事者也誠能清之而無以累之則寂然不動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妙不然則方寸擾擾何以酬酢事務之變哉蓋心猶水也澄而清之則可以鑑毛髮撓而濁之則不能以見山嶽清者

水之本然也濁者泥沙之為也泥沙去而水還其天則不求清而自清美人心之所以昏濁者亦物欲之汙害之也物欲去而昏濁撤則心體湛然靈明虛靜豈不猶泥沙去而水還其清乎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者敬也人能敬以直内則一毫物欲之汙自不能容此聖人清心之要法也蔣君方從政以理民聽訟分曲直辨是非為職不先有以清其心可乎欲清其心而不從事於敬猶無益也公餘宴休試坐亭中而思之必將有得

於余言而不以為謬矣

碭山縣新修學記

碭之宣聖廟在城東南隅其經始建立見於翰林承旨王文康公之記者趙君守正楊侯泰其人也是時其城久圮而新復民力猶寡故殿廡稍具而規模未備後歷數政雖頗有所增修而學校之事則未暇及也至元己丑秋滏陽崔侯昶來宰是邑下車謁廟顧見神門之外皆迫隘荒穢不可言而殿後之地又皆為浮屠氏所侵

𢬵唯東北隙地僅有小屋三間為講肄之所公拜退顧
衆而嘆曰聖人者禮樂綱常之主而萬代帝王之所師
也學校者風化人材之本而國家為政之所先也顧可
使之卑陋廞墜若此乎乃與主簿大名劉圯協謀一心
思有以經營修廣之衆聞而悅從遂以冬十月選工填
洿為高闢隘為廣既建學齋五楹於其南之西而榜以
明倫又於其東立堂三間扁以明德庭甓方池機泉注
之竹栢青翠列植左右邑人觀者莫不咨嗟嘆美喜見

顏色以謂昔如何而今乃若是也侯猶以殿後地其勢未能遽正因陋就狹弗克如志為恨既乃具幣走東平請其來主其講席邑人預學者咸蠲其役余既美侯之為而邑之士大夫耆老又以修學之事請記其詳余竊惟既富而教乃聖人論政之格言侯於今日之舉可謂待邑人之厚而知為政先務矣其美有不待於余言者惟其所以為學之道則不可不為諸生言之夫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知

覺運動無以異也而獨人為靈且貴者何哉以人禀其性之全而物禀其偏故爾然其拘於氣質蔽於物欲流而不返則向之所謂全者今或失之亦無以異於庶物矣且夫學之為道所以明其善而復其初也克其偏而反其全也蓋仁義禮智皆吾性之所固有而其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道也惟不學以明其理故莫能有以知之耳學者誠能求諸聖賢之書而驗諸日用躬行之實收放心察人

倫以孝弟忠信立其本而格物致知明其用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皆在於我而所學不為空言則庶幾無負於賢侯立學校作人材之美意矣余雖不敏願與諸生講而勉之

陳氏阡表記

至元庚寅秋教授陳君公望手書其先人行實一通遺予曰新瑩畢事子為我記其阡之表予辭不獲因謂之曰夫誌墓銘碑已非古而阡表之記也又何居雖然歐

陽子為之矣敢不敬承君之命謹按君所書曰陳舜後也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子孫氏焉族遠益大喪亂後譜諜不存高曾而上莫能詳先君諱某字某其先石洪人考某不仕妣趙氏里人也金季避兵至先君於諱山逆旅既又僑居睢陽父終殯於此母病嘗刲臂肉雜他食進遂愈母後歿於馬南塢李氏莊金亡北還東平依舅氏性清修慎畏慈祥愷悌所在稱善人人百忤之無慍也正室王氏睢陽大姓女一人早世次室曹氏子男四

人儼㑥佶佺女一人君晩而有子不家事艱難之恤汲

汲焉唯俾學之務嘗呼儼輩敕之曰富貴命也聰明學

也吾欲汝曹為聰明人富貴豈所望哉嗚呼其用意遠

矣不幸至元巳巳八月二十有二日以疾終於寢屬纊

不亂顧謂諸子曰汝等當作義門陳氏遂瞑而逝享年

六十九越三百日權厝於此原從治命也王氏孤潔義

烈恤貧樂施喜佛經絶葷羶持家寛慈而有法年七十

終於辛未九月十有六日祔葬於先君之墓西曹氏性

淳直不事華飾人雖欺以偽一以誠待之或言其情終不信也儼自七歲入小學至今有立而得預士大夫之末者實我先君堅持篤信之力也嗚呼三釜未及百年長往蓼莪之悲寧有窮哉偁性剛果有志趣能自樹立佶長心計家事是任佺嚮學志趣不凡女適醫士張伯通男孫幾女孫幾俱幼凡君之所書者如此余備著而不敢略焉葢嘗因是而論之夫惠廸有吉作善降祥乃聖賢之格言天地之常理也而世之昧者但知徼福於

天而不知求善於己及其不得也遂疑天人之無相與豈不誣哉觀於陳君則感應報施之理著矣君之惠廸作善余無庸知唯於其子卜之而信也茫茫宇宙生人實繁邦家之英如儼誠少其才名動朝廷其道德施一方而進猶未止也陳氏之興其在斯乎非君作善何以獲此噫種於生前獲於身後天之報人不薄緊厚九原有知應無憾而書辭阡表以代銘碑懷哉子孫勿替引之

靜山記

翰林大學士高唐閻公其自號以靜配山而言之客有疑而問於余者曰昔之人以山配姓而稱者衆矣自泰山孫氏而下如龜山之楊象山之陸西山之真鶴山之魏或以書院之所在或以鄉邑之所居皆實有是山而非虛寓也今公不彼之取而獨此之託是乃無形而莫之居者其意果安在哉余曰客未知聖人之論仁乎仁者樂山以其重厚不遷而氣象之相似也仁者靜以其

天理純全而物欲之無累也蓋山者仁之象類而静者仁之本體也求物之静豈有過於山者哉公仁人也其寓意斷可識矣客曰吾聞有體斯有用仁者生意流行發而為愛固未嘗專於静也今公命名似專於静矣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余曰不然制天下之動者存乎静静者動之所由生也不有寂然不動之本體豈有感而遂通之妙用哉客疑山之有静而無動是未察於山之理矣蓋静者山之形也動者山之氣也草木之生禽獸

之産寶藏之興特其動之小者爾獨不見夫山之出雲乎氤氲於巖穴散漫於太虚不崇朝而雨天下澤萬物者亦未嘗有體而無用也雖然人皆知其為雲之功而不知其為山之功是亦以静待山之過也今公以鴻才碩徳巍然瀛洲玉堂之上雍容而無為其文章典冊詔誥命令如日星如雨露如風雷流播於四方鼓舞於天下是亦静中之動而山之出雲者也他日具瞻廊廟霖雨蒼生仁之功用將極於是豈徒曰静山而已哉故公

之山雖無形而未嘗不瞻仰其前雖莫居而未嘗不游息於其内山乎山乎殆非世俗之謂乎客於是喻而退

大德庚子春二月日記

本齋記

昔余居碭有故人書自東平來曰鯨川馮孝子國祥者母失明十年一旦舐之而愈名聞天朝已行旌表述厥美者詩已成卷願君為之序余時未識其人又未知鯨川為何地風聞而作有所未可遂辭而已之後五年余

至長蘆始知地名為鯨川與馮君遊因得詳其人盖温良孝友明達忠諒可親而不可踈者也間至其家則棣華蘭玉春容相輝淡如藹如和氣可掬也有堂名孝友集賢學士宋君齊彦之所書君之尊人年幾九十精神不衰雙瞳炯炯衣冠坐堂上君率家人環侍奉甘吉無少違余益嘉嘆之既而君以齋名為請余曰語不云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建安吳才老謂仁當作人余以其為人也孝弟之語推之恐

吴說亦有理夫天地萬物惟人貴且靈物莫不有本而人之本獨在於孝弟則孝弟者百行之最先而人之所當務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禮樂之實其亦有子之意歟今國祥不惟以孝弟稱於宗族鄉黨而且上聞於朝廷其本可謂立矣亦何道之不生哉吾願子自今已往益培而益養之使其深且固則枝葉之茂盛有不期然而然者子之齋吾請以本名之可乎國祥曰可遂書之

孝思堂記

長蘆安子榮以廬墓之孝稱於鄉而四方士大夫多有聞而詩之者大德元年秋余至自泰山始與子榮交既詳其人而又得諸公賛述之什披卷而歎曰美哉其孝也夫廬墓之事雖不見於先王之禮經而子貢常行之於孔子築室於場三年後歸故禮有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乃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而不容已也尚何疑焉子榮有堂請余名之余曰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此聖人所以為法於天下後世者也人子可不從事於斯歟夫孝而能思則必能推類而廣之非獨追遠不忘之謂也其居處必莊其事君必忠其涖官必敬其交友必信其戰陣必勇何往而非孝哉子榮曰是則然矣願復聞其要余曰子不聞內則之言乎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斯言何如子榮曰可謂要而盡矣某雖不敏願奉以周旋

蘭軒集卷十三

蘭軒集卷十四

元　王旭　撰

題跋

題尹宰嘉禾圖

嘉禾瑞麥和氣之所生也和氣何從而致哉政平訟理一方無愁嘆之聲民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天人一理感應一氣桴鼓影響未足以喻其捷也尹公安陽之政可謂得民心之和者矣天地之和獨能無應乎嘉禾

瑞麥之生蓋亦無足怪者然郡邑之在天下不勝其多也而承流宣化之臣亦不勝其衆也禾麥之瑞不生他邑而獨在於安陽則尹君之政雖欲自晦不為天下最其可乎

跋滕州積善王氏祖林事蹟後

昔孟子道性善而荀卿不以為然因著性惡之論蓋嘗讀而疑之今觀諸公所述滕州王氏世德之詳其善行所孚不惟有以化服於鄉人至於盜賊之凶暴亦皆革

心而信服望門而加敬且有害善人不祥之語嗚呼是孰使之然哉此可見人心之所同而天理之未嘗亡也孟荀是非亦可因是而無疑矣抑嘗論之萬物資始於乾元元者陽之動而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惟仁所以包四德而長衆善也故天之生人有善而無惡唯其拘於氣稟蔽於物欲然後失其性而流於惡以亡其天之所與此橫渠西銘所以謂濟惡者不才也好善如王氏有以全其性而無負於降衷斯其為天之克肖

子歟雖然天人一理也感應一氣也積之厚則發之遠施之宏則報之豐今王氏家肥族昌而子孫才其夫婦皆享上壽此報也非天之私也栽者培之理氣之自然耳觀其愛人利物克己忘私莫非仁心之流行而發見者雖聖賢之學用力不過如此豈直為民俗一時之勸而已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王氏之謂也又曰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諸公有焉

贊

鈍軒贊

德容兮若虛高情兮晏如澹無營兮有類濂溪之拙邈不語兮得非顏氏之愚寄妙用於先天之晝晦神光於赤水之珠簾垂晝兮百錢閱一世之榮枯彼聲利之滔滔溺風波而弗殊恃智力其幾何卒顛沛於迷途視先生之鈍不可及兮樂超然而有餘吾將休余車兮縶余馬從先生以問道兮謝外物而返余初

素軒贊并序

醫流王庭訓乞軒名於杜止軒名之曰素復因曹子求贊於余贊曰

灝灝太素無端倪兮隂陽囬薄誰能窺兮形氣有生病斯隨兮卓彼軒岐開神機兮毫析縷分理無遺兮玄言十萬世所師兮嗚呼醫術莫厭精兮毫釐之差係死生兮博觀約取斯縱横兮行之以義守以貞兮無為利誘喪子之能兮扁鵲倉公世所驚兮為庸為良唯子之所行兮瞻彼素軒無虛其名兮

都運韓公真贊

昭昭乎如霽月之無塵温温乎如陽和之播春其凝然而莊重者巖廊之氣象其超然而夷曠者崐閬之風神流愷悌兮施經綸厭豪華兮樂天真雖丹青之無言兮而觀之者亦足知其為融齋之主人

衛州王府君畫贊

不雨之雲天澤長存未琢之玉元氣長温有美王公種德在門逍遙樂易鄉人所尊我欲求公於畫史不若求

公於子孫子孫其昌公德之長徽猷克紹公為未亡不
然丹青之委蜕又烏足以見公之天藏也邪

曹光甫真賛

堂堂乎儒林之人物飄飄乎列仙之風骨玉堂金馬無
妨他時之游戲瑶水崑山有待神游之超忽卷太虛之
晴雲洗滄海之明月塵埃不生襟靈洞徹乾坤萬里功
名一髮高情可以遺世俗逸氣可以翀溟渤嗚呼公之
妙以為畫於斯歟則丹青蟬蜕未足以形胷懐之髣髴

也

文

祭止軒先生文

嗚呼造化鍾秀江山孕奇賢運五百非公而誰學際天人聲名四馳雄章俊語星日爭輝高文典册元氣淋漓豁達飄逸靈襟坦夷鼓舞羣才妙無端倪動風雷於唇吻溢陽春於鬚眉斯文不墜學者知歸惟登夫岱宗之巉巖而後知丘陵之為低惟游夫滄海之汪洋而後知

坎井之為卑惟觀夫神龍之變化而後知蛭蚓之玄微
大鵬不可籠天馬不可羈偉先生之浩蕩兮信餘子之
難為佩青霞而服明月兮陋蟬冠與錦衣悠悠東山白
雲紫芝挹浮丘以勸酒撫洪崖而誦詩徒有勤於丹詔
終無夢於皇扉意哲人之壽考必神明之扶持豈期微
痾纏綿歲時膏肓成兮恨醫和之去早招魂遠兮怨巫
陽之來遲亭孤芳而室則邇兮竟一朝去此而何之憶
先生之超忽兮游汗漫以奚疑騎蒼龍而謁帝兮紛羣

聖之相隨飯玉屑而觴瓊液兮奏鈞天與咸池俯五嶽於毫峯視滄溟於一盃死之樂蓋有甚於生也顧塵世之何知嗟予小子久從吾師開發成就餘力不遺恩深海岳報未毫釐忽訃音之南來痛貫徹於肝脾腰經執紼於禮則宜恨山川之莫往徒北向而歔欷瞻落月於屋梁怳音容其在茲罄餘哀於一奠魂歸來其庶幾

祭參政鹿泉賈公文

惟公禀乾坤正大之氣踐聖賢誠明之學負經濟之雄

才為天民之先覺聲名瞻兮日星德業巍乎山嶽玉文章之連城初何勞而追琢波汪洋之萬頃卒莫議乎清濁心欲傳于蒼生之霖雨志期興兮太平之禮樂求之古人蓋秋菊而春蘭匹之令人尤鵾鸗而鸑鷟此天下評公之大略也出入巖廊忠孝堂堂堂堂為何砥柱頹波五年褒漢瘡痍撫摩洽以恩信去其煩苛斯民戴公父母奚過移省江西民方渴饑旦夕憂勤極力施為澤雨恩風草木華滋斯民祝公壽考無期心淨無欲純乎天

理昭然明鏡湛然止水一毫不取清廉律已平生長物圖書而已仁者必壽斯言可冀何蒼蒼之難諶竟一卧而不起嗚呼是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是邦國之憂而斯民之不幸也日落梟鳴龍移鱓舞獨非小人之深幸歟四海龍門攀望有素江湖飄蕩感公知遇悠悠胸懐百未一吐殺身酬恩方期歲暮云何一朝去而不願嗚呼公乎壽止此乎永懐風儀何時已乎其氣之精明英偉磊落奇瓌浩然而不可屈者僕意其不隨異物腐散

而上還三光之照臨下為川嶽之流峙也不然騎蒼龍謁瓊宮跨紫鳳游閬風天樂前導仙官後從持陰陽之槖鑰掌造化之玄功也視世人之幺微若甕盎之醯雞鈞天可樂浮生可悲公歸無憾我懷其私哭酹白雲侑此哀詞

祭唐伯愈文

嗚呼伯愈其才也通其德也全事親交友內外無懟既精醫術又究玄篇名若芝蘭香靄鯨川人皆謂君壽必

洪延云胡不淑竟止中年埋玉黄壤沉珠九淵造物無
情此恨難宣嗟我明儕恩義纏綿舉觴一慟有淚如泉
矢辭序哀以訣終天

祭尉僉事文

嗚呼惟公生閥閱之名家為衣冠之棟梁既才高而識
遠復氣粹而神昌早蜚英於泮水參羣彥以翺翔旋振
衣於臺閣厲青雲而頡頏晚峩冠於憲府肅一道於秋
霜惟激揚於清濁不吐茹於柔剛瞻風彩之獨振偉聲

名之益彰已而載淮東之明月返扁舟於故鄉理松筠於三徑謝鴻鵠於四方賡詩壇之遺韻擷畫苑之餘芳何廟堂之弗置竟奪君之倘佯降九重之綸綍職千里之農桑曾東行之幾日嬰二豎於膏肓鵩程奮而未極驥首困而徒驤俾厥施之克究殆事功之難量英魂去而何之徒視天之茫茫嗟不肖之踈鄙接閭閻之末光追書劍之南遊承青盼於維揚運北海之毫端草平原之薦章雖薄命之不偶豈茲恩之可忘無楊寶之雙環

有南豐之辨香前年歸而謁見侍音容於北堂持芳茗以飲我語諄諄於行藏又别公而南去變江湖之炎凉及今歲之還家謁見公之日長何造化之難恃而吉凶之靡常鵩賦成而賈逝麟德衰而孔傷念知音之未報終有愧於門墻寄衷情於哀淚序苦語於中腸儻幽冥之不隔冀招魂於此觴

祭母氏文

嗚呼吾母仁慈聖善賦之自天雖螻蟻之微有不忍踐

呼痛哉有子三人未嘗得一日之養與言永歎得不有愧浚下之寒泉福善禍淫其理安在呼天絕慟徒血淚之漣漣此非安宅權時寄寓當於府北別擇山水明秀之地以為吾母萬年之鄉永遠不遷吾父在此兒孫滿前設祭以告神其享焉

祭兄景實知事文

嗚呼吾兄命止於斯耶死生茫茫孰主之耶彼蒼者天其有知耶其無知耶何善惡之報難憑而吉凶之理或

差使人之不能無疑也如吾兄之明達俊偉博聞强識
有經綸之奇志緼而不得施於時有忠義之大節欝而
無以表於世縛飛黄之逸足侶駑駘於伏櫪三十六年
如夢一覺才過人而何益離家十載團欒有數非父兄
之相追蓋鴻鵠不樂於籠居者亦出於親老家貧之意
去年冬自燕還家時方病瘧舉家皆不欲其南行而兄
執之堅後得十一月書言瘧不作人馬俱安家中稍慰
自此書問稀少直至後三月始得張文煥書知在知州

領鹽事且云自過江來未嘗一日少病家中信然而憂疑始緩嗚呼孰知憂疑始緩之時乃骨肉哀痛長別之日乎去年六月亡吾嫂今年四月亡吾母家門衰敗凶禍極矣皇天有知宜悔禍矣豈料吾兄之復及此哉與王氏之宗者三人中惟吾兄是望噫今已矣吾宗無復望矣惟當教訓吾侄使有成立以不墜吾兄之後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仰天長號五內崩裂設祭在此兄其饗之

嶽祠祈雨文

竊以穀黍雖成猶有晚田之未穫陰陽作沴尚虞旱魃之為災非唯下吏之憂是亦神明之責伏望挽回造化呼召風雷一雨滂沱既洗焦勞之慮四方鼓舞難忘佑助之恩尚鑒微誠式遄靈應

玉皇廟賀雨祝文

三春亢旱焦勞久切於羣情一雨滂沱潤澤遠霑於四野深荷上天之賜用寬下土之憂草木含滋陰陽順序

歲有豐登之望人無餓殍之虞士舞室農歌田竟何有
於帝力山焚蘭社擊鼓庶少答於神庥

謝雨文

惟神廟食一方庥廕千里有禱輒應無人不懷近因霖
雨之為災曾率僚屬而致禱香火未収於几案陰霾已
散於穹蒼凡此再三惠我黎庶即今田疇無阻農功遂
耕耨之勤塗潦漸乾鹽運喜往來之便物物共瞻於白
日人人感戴於青天皆出神休敢忘虔謝

河平王廟祈晴文

雨三日而爲霖災必書於史冊禾一朝而生耳憂實在於民天況逢連日之霖霪盡致良田之渰沒民居浸於潢潦鹽運阻於泥塗衆口興咨明神是禱惟神祀載國家之典名居川瀆之尊伏願少著威靈潛庇一方之衆大袪陰慝共瞻千里之晴其在我民敢忘洪惠

惟神呼吸陰陽把握雷電變化莫測飛潛自如歆香火於靈祠示威神於下土凡有祈禱無不感通迺兹者霖雨

為災人民興嘆農畝懼傷於禾稼川流憂決於隄防不
惟鹽運之阻艱亦恐竈煎之虧損某等是以恭修菲薦
敬謁祠壇伏願掃去陰雲俾萬物咸瞻於白日釀成豐
歲庶羣生共佩於洪恩

曩以霖淫之故曾伸祈禱靈貺昭孚人心感悅今者適
當收穫之候正賴清明之時而乃陰雨不開淫雨為沴
稼在田而未載農食有闕乏之憂鹽聚鹵而妨煎課程
懷虧損之懼是用恭陳菲祭再瀆明神伏願曲賜矜憐

有以大終於前惠則當併修虔謝庶幾少答於鴻休

滄塩司祭海神文

惟神包納川瀆浸浮乾坤煮水生財供國家之大用變田為鹵顯造化之竒功越自今春以來有愆羣庶之望溝港巳涸潮汐未通鑊竈閴於前煎敖課程懼於虧損伏願施其惠澤奮其威靈引雪浪以西馳晝復陂唐之舊罄丹誠而東向尚希臨監之昭

惟神名在五形天一之先位居三神河伯之上呑納川

瀆浮浸乾坤鹽利之饒國家所賴近因風潮之不節遂致場竈之多虞課程有虧損之憂官吏懷責罰之懼是用齋戒致其虔誠伏望永戢狂瀾不使堤防之冒没大施冥祐長教斥鹵之豐盈其在我民敢忘神惠

運使祭御河文

伏以霖雨相仍道路起淹留之歎波濤暴漲隄防有潰決之憂不惟鹽運之阻艱實恐居民之蕩析輙伸誠懇仰瀆威靈伏望囚鎖蛟龍收藏雷電安流千里保橋梁

舟楫之無虞大佑一方俾水潦泥塗之不作儻從民欲
敢忘神庥

乾隆御覽之寶

蘭軒集卷十四

蘭軒集卷十五

元 王旭 撰

井田說

自秦廢三代之井田斯人不被先王之澤千有餘年其間有致治之效者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是也皆未能長於後世庶民希有其人有其才按古人已成之法如而推之且因循不變則恨千古嗚呼往者不可

追來者未可期而復古之機獨不在於今日乎民極少
而土極多四海閑田十居其七舉而行之易於反掌復
三代之仁政澤天下之蒼生開萬世之太平豈非功之
至大而士之至願歟惜乎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未見其
人也機難得而易失時難留而易往茲非志士之所重嘆耶

不食太牢說

凡物有功於人者古人皆有以報之如犬馬蓋帷貓虎
迎祭之類可見牛有大功於世所謂呈示吉凶無往不

中者非虛語也又豈犬馬猫虎之可比哉既無以報之又從而食之嗚呼吾誠有所不忍者非若世俗罪福果報之說也順天理而養人心制口腹而遵國法君子當有以戒於斯

瘿海說

氣流行往來於天地之間萬物禀受而生得其正者為常理受其偏則為怪形常則物得其性而不為人所奇怪則為人所奇而非物之性蔽愛憎於耳目失物理之

是非由是物以為病而人以為奇者有矣今夫挺直端竦條達茂暢干雲霄傲霜雪可以梁千尋之觀可以航萬頃之波者非木之良而得所生之正者哉然而明堂不構匠工不求未免仆死於荒山之側與寒澗之阿其支離輪囷盤欝擁腫不中繩墨者無異焉出而偶見奇於人則被器用登華堂友瑚璉侣籩豆取重於世而不難鳴呼物亦有幸不幸耶吾止軒先生有瘿罇狀甚奇巧容酒二斗許以其大目曰海先生甚愛之豈非所謂

輪囷擁腫不中繩墨竒於人而重於世者歟噫聖賢逆志兮方正倒置沉淪尊顯兮謟諛得志吾不能無感於斯矣

黠烏說

余之東鄰居院樗樹有烏分南北枝搆巢其上伺北烏之出也則往竊其搆不數日巢成北巢殆盡疑南烏之竊已也僞飛去止他樹以覘焉既而果然北烏飛還據巢相鬭盡取其所竊以歸余觀之歎曰禽鳥微物而亦

也因各為之言其義於後

統者總也衆理之所會也萬物散乎天地之間而一氣運於陰陽之表玆非乾元之統天者乎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於五常則仁之屬統之以元則衆善有歸而仁心不息矣故統曰之元

綱者網之大繩也衆目隨之而弛張故三綱立而人道行紀綱廢而家國亂欲宰斯世捨此其安能乎古人云得其綱則萬事理綱以宰之則天下無難事矣故綱曰

之宰

經者常也天地古今之常道也雖然有常斯有變當其變而猶守其常無乃膠柱之流乎此權之所以用而經之所以能濟也經以正天下之常而權以通天下之變道其庶乎無弊矣故經曰之權

維者繫也泛泛楊舟紼纚維之而後正置一身於人海之風波而不知所以維之可乎維之以正則為中流之砥柱矣故維曰之正

紹者繼也繼業承基人子之重事無忝爾祖其惟聿修
厥德乎紹之以德則可以增光前烈矣故紹曰之德
繹者思也如抽絲相續而不絕之謂也夫誠者天之道
思誠者人之道純而不雜運而不息之謂誠繹之以誠
則思無邪而得性情之正矣故繹曰之誠
綜爲機縷條而理之也天下事物不勝其多而莫不有
當然之道不得其道則愈治而愈亂綜之以道則游刃
餘地而事物無錯雜之患矣故綜曰之道

緯者機絲之往來而所以配成乎其經者也在天則常星為經而七曜為緯在地則江河為緯而山嶽為經一經一緯而天地之文生焉緯之以文則彬彬君子而無白賁之不及矣故緯曰之文

綽者寛而有餘裕也才之受於天者高德之積於已者厚非不矜不伐而持之以謙安能泰而不驕乎綽而能謙則心廣體胖而人亦樂與矣故綽曰之謙字生於名名生於實盍因所稱以求厥益雝雝鴈行勉爾常德神

濟
機為弩牙乃發動之所由也君子之為度其必中而後
發則事功有成而無後悔矣伊尹之告太甲曰若虞機
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此其意數故機曰公度
樞為户本開闔之所由也居其所而運動無窮亦猶君
子之守道貴於時施而運行也是以斗運四時亦名為
樞義不以此數故樞曰公運
格為窮究之義大學之目有八而莫先於致知致知之

楊氏昆仲更名字説

楊生從余學甚有志而勤一日傳其父之命請更其昆弟之名字葢兄名仲實字伯榮生名仲和字伯甫夫伯仲叔季乃長幼次第之名也前所稱謂於理誠有弗順者遂以彦代仲從其序而更之曰彦實字伯榮彦思字仲遠夫彦者美士之稱也德之積者充實於其中則英華之發越於外自有所不能掩矣譬之於木本根實則枝葉榮又榮者物之始而盛也實者物之終而成也伯

崇其務於實乎思者人心之妙用也人誰無思顧不能遠耳思而能遠則學可進而理可明身無過事無弊矣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彥思其務於遠乎

鯨川劉氏昆季更名字説

鯨川劉君子益有子姪四人既立名與字矣君意以為未善一日命其仲子來請更於余余既不得辭乃為更之

長曰容字伯申蓋申申夭夭聖人之容也聖人之德藴

於中而形於外其雍容舒和自然而然非勉強之所能
為也觀於外可以知其中矣學者可不務養內乎
次曰宏字仲仁葢宏者廣大之稱也求其廣大豈有過
於仁者乎私欲不存與天無間萬物雖衆皆吾同體孟
子曰居天下之廣居仁是也可不思擴而充之歟
次曰寅字叔泰葢天之一陽生於子而其卦為復二陽
生於丑而其卦為臨此天地之開闢者也而造化生生
之功猶未盡形必至三陽之寅於卦為泰然後造化生

蘭軒集卷十六

元　王旭　撰

銘

故孔目康公墓碑銘

至元甲午冬康仁伯安奉其先大父孔目公行實一通詣予致其尊人之命曰先君藁殯未即安宅心不遑寧有年矣今力稍舒將以某年月日改厝於康家莊之先塋竊惟平生行事不可泯沒敢請文以表諸石予寓安

敏精於吏術嘗試府掾以廉幹稱壬辰河南饑亂遂與
昆季北歸時總帥丁公權行徐州節度使事於市立寨
聞公名羅幕下厚禮而咨詢焉賛助良多或有餽遺輙
責以污已立却之人服其清後移立碭山縣於寨中濟
州石總管命公典其事民樂其德歸者甚衆迄今富庶
實其力也公天性潔素物無妄費一韡十年尚如新其
他類此晩而退閒優游鄉里嘗謂其子翊曰人之為儒
當貫三才為道當造玄入妙為農當順天時盡地力為

吏當明法律本仁恕果如是斯可以無愧於已而責命於天矣觀其言則志可知也不得大用於世以究其所有惜哉以至元戊寅仲冬廿有一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三權殯於城南之別業娶駱氏劉氏俱邑之望族也先公卒生男女各一人女適李氏男諱翊劉出也前碭山縣典史清修畏慎愷悌慈祥所至有善人之目娶胡氏張氏生男十有一人女四人男長曰仁明達精敏才識甚高嘗充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司書吏綽有能名

已而還家事親讀書遂不復肯仕鄉人重之孫男一十五人銘曰木秀深山孰知其棟渠蘭芳幽林孰聞其國香遇者其常弗遇亦奚傷有美康公才德俱良不宏其施道止一鄉積崇報豐後世其昌新塋有銘永示不忘

故宣武將軍朐山令王公墓碣銘

公諱義字某姓王氏其先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故太原琅邪之族於世為最著公自高祖而下累居碭山縣之胡父鎮祖諱某配楊氏善星歷風水之學嘗試司天

臺授陰陽管勾考諱晉娶胡氏傳家學知名遠近生二子長曰善幼捨俗為僧次即公也豪俊慷慨才識過人時值金末將亂輙自奮應募從軍隷臨淄郡王左副元帥兼鄭州防禦使張忠帳下戰累有功於元光元年充正班序使又於大安二年以功遷宣武將軍朐山令有善政年八十有一終于家妻趙氏生一子諱仲賢姿狀魁梧性行勤謹充縣巷長人敬服焉凡有營幹衆必倚藉其於宣聖三皇二廟始終皆其監治之力也仲賢娶

楊氏生一男五女男名用早卒次室劉氏生男一人名棊娶劉氏一日仲賢詣余言曰先世塋域本在胡父鎮南門外出賢村龍鱗溝之西經值河淤今不復存嘗别卜新塋於本縣南關之南種木已成列矣惟是先人宣武公之事蹟祖宗之世次既不能譜其詳而所畧能記憶者儻又無以紀之則大懼泯滅於後而無以逃不孝之罪令將叙而銘之石惟子是請余不獲辭因摭其畧而書之如此銘曰王姓蕃昌源流甚長胡父鍾祥宣武

堂堂壽衍名彰舊塋既亡新塋是藏珍木成行中存棟梁本根無傷枝葉彌芳乃孫烝嘗不離其鄉孝思勿忘

泰安申君墓碣銘

公諱道安字德卿世居潞州高祖因宋亂徙單州之武城居四世而公之伯叔六人其三即公之父也精於醫嘗為歸德府醫學教授公昆仲七人其次在六值金季避亂寓海州數年家貲鉅萬忽一朝盡散之攜其孥往維州既而海州陷於宋衆多遇害公家獨全人乃服公

之先見公治家嚴與人忠臨財義避兵時與親舊數十
百家老幼相依而行公備極艱難同其甘苦終無遺棄
遂得俱完既而天下平定思還鄉里行至宫里村因家
焉享年六十有九而終卜葬於此妻王氏生子一人名
國瑞字伯祥明敏剛果見義必為敦尚詩書於醫尤邃
嘗節素問宣明論補名醫録行於世至元間兩為泰安
州醫學教官衆無不推服者妻胡氏生子三人長曰必
端次曰必誼次曰必偕俱傳父學有立女三人長適時

侯孫次適趙某次適劉氏伯祥再娶高氏吳氏必偕嘗從學於余而伯祥又余之所素敬者今將以其先人之行著之石而不鄙以見委既不獲讓因直書其事而係以銘銘曰申以國氏其來甚長迨公之生屬時擾攘散材全宗避弋高翔淵珠弗耀櫝玉終藏慶鍾後人俾大而昌刻銘於石昭示不忘

碑

宣授武德將軍鄧公新建祖塋之碑

夫功名出於力為富貴由乎身致謂無預乎祖宗而譬諸靈芝之無根醴泉之無源者乃流俗之恒論而非君子之格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之所鍾即富貴功名之所自來乎彼世之豪傑或起布衣而登將相拔泥塗而奮雲霄焜燿當時而榮華一世者是雖才氣過人之所致然亦祖宗積累之餘澤家世休祥之明報也故觀於子孫之盛衰可以占知其祖宗之得失矣若今安陽鄧氏者其殆積善餘慶之所鍾乎謹按鄧本蔓

姓殷之侯國也春秋時有鄧侯吾離朝於魯後亡於楚
子孫因以國為氏後漢高密侯禹起南陽佐世祖定天
下功名為中興之冠而南陽之族遂盛於世人材相望
照耀青史代不絶書君家自喪亂以來亡其譜牒故高
曾而上莫能詳曾祖諱世昌前金泰和間登進士第官
至秘書丞娶衛氏生二子祖諱珍即秘書之長子也豪
邁俊爽尚氣重義有古俠士之風值金末之亂糾率義
勇以捍寇敵部曲數千公為統制號令無敢違者一方

賴之以全安及蔡州之陷公歎曰吾本志欲為國家立功今無所及然吾心之忠天地鬼神其必有以知之矣且吾擁衆數千於艱難擾攘之際惟以救人為念而未嘗妄有殺戮天道倘可信後世子孫必將有以享其報乎年若干以壽終於家配張氏子男一人諱海生兵革間雖不知學而能敦孝讓崇信義睦鄉閭勤稼穡見者莫不愛而敬之稱善人焉娶馮氏生男三人女五人男長曰德魁梧倜儻才堪有為紀綱家務不克試於時娶

黄氏生子七人女二人次曰青即武德公也幼而不羈
負性慷慨才志奇偉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人世間當
以功名富貴自顯白於時安能區區老為田舍翁乎至
元四年充攝本縣廵檢之職即有能名六年以百夫長
從征南宋圍襄樊累有功蒙上賞至十二年三月內與
南宋安撫高琪戰於岳州之洞庭湖勝之又攻荆南之
沙市取之奏功勑授忠顯校尉銀牌總把次又收復江
南諸州邑及以從征廣東之功宣授武略將軍管軍千

戶仍頒降印綬繼復平鑾冦於廣東甲子門進授武德將軍職事如故乃十五年七月也厥後屢著顯績於東南如擒化東之趙元帥禾山之顏萬三廣東之黎德歐將軍等皆叛逆劇賊表表在人耳目所共知者其餘招降堡寨及克捷平蕩之功尚多未易遍舉也行省官及樞密院皆知美君之功奏求遷賞朝廷以衆例遲之而為先降金符以示褒嘉之意然公膂力方剛謀猷克壯功名日起福禄咢來他時所至豈可量邪勉而弗懈則

安陽之族亦將由公而大矣嗚呼鄧氏祖宗積德之報其驗於斯與公娶劉氏生三子董氏生二子女二人弟源篤實通敏佐凡德理家事鄉黨有孝弟稱焉今年秋武德公奏事闕廷衣錦過其家聚族協謀思所以廣孝於祖考者乃卜高原擇爽塏大治新塋選良日而遷窆焉仍礱玉石以表阡首一以紀祖宗世次源流相承之懿一以著武德公立身揚名顯親之美辭非黄絹姑用播於清塵傳列青編尚有期於鴻筆銘曰鬱鬱新阡佳

氣攸萃誰其卜之曰維鄧氏維此鄧氏源流甚長以侯建國自彼殷商春秋吾離子孫用顯下逮南陽族大以遠漢唐迄今世有聞人眷茲碭邑慶源肇新煌煌秘書英英統制天啓厥祥有善其繼其繼伊誰曰武德公寵佩金符為時英雄福如川海滔滔未已壯志四方青雲萬里俟其他日功業之成嗣書琬琰以永休聲瞻彼先塋既安且吉相我後人休祥罔極子孫鑒之種德無斁有不予信請示斯石

故宣差水軍總管宋公神道碑

鴻鵠之飛必奮翼於九霄虎狼之行必食肉於千里夫物有出倫之能者必不自困於尋常之内也況英雄魁偉之人乎其乘時奮起取功名以自見於當世而不肯碌碌以終其身蓋亦所負之當然而非偶然者矣若我宣差總管宋公者其人與公諱德甫清州會川縣人也祖某父某皆力本治生種德弗仕公之生也雄傑多力慷慨不拘嘗督綱船於御河衆畏服無敢違其一語者

後值天兵南下河朔失守因率衆渡河寓於陳州是時
金人都汴國勢日蹙詔舉才勇之士不次用之衆以公
應選擢居都統之職戰數有功適行省官有貪賄而不
足於公者羅致其罪衆辱之將謀害焉公怒且懼謀之
於衆衆曰天道在北汴都終亡公不見幾死無日矣且
吾輩力戰而不為人所知亦何為辱於此哉不如北附
以圖全公廹於衆不得已乃帥麾下壯士三百餘人北
歸我太祖皇帝得之大喜即頒金虎符以授之俾統其

衆既而征河西有功又特賜衣糧人口及宣德州第宅一所以賞之仍自黄河以北水軍皆隷焉時李昌使南宋未得入境乃詔公以百人往竟能定其約取彼報使及表章進獻之物以還其後收汴都及累征南宋公輒以水軍預其行至於蘄黄襄樊荊山廬壽維揚連海等州其攻圍鈔畧修築首尾數十年間勞苦功高簡在上心雖茅土之封未遑而賚與重疊其恩渥矣中統元年今上即位公以老請致仕朝廷雖甚眷而莫違遂以子

棊嗣其職而聽之中統五年六月二十有六日終於家
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夏津縣順化鄉之宋莊以夫人王
氏祔焉禮也子男三人長曰元伯次誠次良弼元伯即
嗣公職事者質直好義氣節過人有古豪俠之風中統
三年平亂有功遂兼領益都路軍民鎮撫及博興路總
管後還職水軍總管至元十六年因病請休致朝廷命
其長男從政承替即優游家居無復仕進意誠早嘗顯
達後亦退閒良弼前縉山令今富庶令皆有善政可紀

公之薨於今二十有六年而元伯每以墓碑未立爲恨
一日奉家狀來謁曰伏惟先人起身艱難建功國家流
慶子孫宜有碑以表墓道久而闕如某等之罪也今幸
具石願子有以文之余辱君知厚義有不獲終辭者乃
摭實而書庶幾芳聲之不泯而有以取信於將來也銘
曰宋國殷後微子之封代不乏人有耀其宗眷茲會川
英靈所鍾公生其間實爲長雄春雷起蟄羣蛇輔龍西
伐南征靡役不從烈烈真勇堂堂駿功皇心用嘉賞賚

優崇金虎之符命總元戎胡不錫之山川附庸天意垂
裕俾滋其豐有繼源源如水之東顧瞻九原松柏號風
英靈不昧神理長通刻辭貞石昭示無窮

縣令潘君墓碑

至元癸丑秋安陽潘君庭玉持其先人縣令安遠君行
狀一通詣予以墓碑為請曰伏惟先人起身勤勞致有
爵位功存鄉邑慶流子孫今月日已遠而墓碑未立豈
非某等不孝之罪哉此旦夕憂思不遑寧處者也顧先

生幸有以諾之余不獲辭因閱其狀序而銘之謹按潘
氏之先出於周文王後畢公之子季孫食邑於潘因氏
焉公諱某世為碭山人自高曾而上經亂譜牒不存莫
能詳考父諱浩仕金為某官娶臧氏生一子即公也自
少倜儻才力過人承父廕充穆昆及金季河北兵亂公
帥衆保市力寨壬辰國兵南來迎降以功充本縣丞仍
行縣事於寨中招集三千餘戶既而南來張秦二安撫
入境破寨掠老幼數百口而去公時在外聞之帥壯士

追擊奪所掠還朝廷嘉其功遷五官授安遠大將軍仍
前碭山丞繼改碭山令其後朝廷以本縣不及千户併
屬單父公遂閑退終于至元乙亥之四月享年七十八
葬於市力寨室四人曰臧朱吴楊生男女各七人長曰旻
娶黄氏生四男三女嘗監本縣祇應務酒事次庭玉娶
賈胡傅曹四氏生男女各一人累受省部付身管領庫
務事至元二十六年勑授通州豐利場同管勾庭玉氣
質魁偉而德行温厚才任煩劇而志存遠大非碌碌者

也次瑛嘗充平江路財賦提領娶張氏魯氏生二男一女次珪娶丁氏生男女各一人嘗監本縣祇應務酒事五曰瑾管治莊產事娶徐余二氏生三男一女六曰琇娶薛氏林氏生三子嘗兩受濟寧路檄監本縣酒稅至元三十年以本户居縣之最赴京都充司倉七曰譯妻邵氏二男一女至元二十年勅授將仕郎南陵縣丞嗚呼潘氏之子孫何其蕃盛而長也如此豈非祖宗以來積善餘慶之所鍾乎培其根益茂其枝濬其源益長其

流是又祖宗望于後人之意也他日門族昌大而世業
榮華則焚黄告寵可以慰祖宗於九原而無憾矣銘曰
遠矣潘氏源周派楚晉嶽之文吳璋之武奕奕有人輝
映千古惟安遠君遥承厥緒奮身獨起保障鄉土既有
名位光榮父祖生七男子奇俊軒舉積善流慶天將昌
汝如火始然攸灼攸叙如泉始達波流東注赫赫君家
其興可覩佳氣攸萃新阡之所松柏長青有隆其祜咨
而後人共承善慶毋忘孝思以永終譽神之聽之莫敢

或侮刻銘貞石用代家譜

傳

趙節婦傳

大德庚子秋余友李公敏袖書一通過高氏中和書院示余曰此李君仁甫之所銘也其母趙氏賢而有節仁甫幼失父賴母之教以有成今亡矣無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願先生芟其繁蕪而叙著之此仁甫之意也敢因以請余義不得辭乃為序之李氏之先蓋河南人經亂

譜牒不存無以詳其世次源流之懿高曾而下有諱與
者仁甫之祖也其配尹氏生三子曰滋曰潤曰信始因
亂北渡寓河間獻州之樂壽縣數載而卒滋等三人遂
徙家長蘆滋歿有子珪及孫定山紹厥後信亦有子二
人業於農潤即仁甫之父也倜儻好義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不幸早卒其配趙氏生子二人曰璧曰仁女三人
適任氏齊氏田氏孫四人趙氏治家嚴而不傷恩寬而
不失義寡居三十年守身如玉雪之潔勤於婦功教育

其子鄉里賢之或議欲以節婦薦趙聞而止之曰志不
願也臨終召二子戒以同心理家友恭之義勉以親賢
遠佞解紛避害之言卒于元貞元年二月又二日壽六
十三瘞于鎮東五里小許村之先塋余謂古之婦人不
以容色才智稱而獨以節義稱故文如蔡女辯如王妻
而君子有所弗取宋共姜魯陶嬰柏舟之詩黃鵠之歌
見重于千載之下豈非以節義之故與今仁甫之母寡
居三十年其志其節視古無愧固可書而傳之以為人

倫風俗之勸矣仁甫兄弟好賢樂善友恭不衰亦可謂無負於母訓者矣是歲冬十月書

任義士傳

任可字獻之居滄之長蘆鎮稍饒以財中年未有子而母得危疾醫藥莫能痊憂甚拜禱於天曰倘獲神祐俾吾母痊安而身有後願捨餘財以濟鰥寡於是發帑廩大施其惠既而母病良愈不六七年舉三子君心益感激他日具前事白其母曰天之報某者厚矣而某之所

以承天意者懼未能盡也願將諸人所負債券悉焚毀而不徵如何其母時年八十矣聞言大喜拊君之背而勉之曰此善事汝行復何疑君即取券欲焚之又念諸負債者多商賈在外恐不及知則終疑畏而莫敢速反於是牓姓於通衢以示之凡毀六十餘券計楮幣五萬三千餘貫君一日過余高氏之書院語及其事余因褒之君愀然歛容曰某此事本以踐吾禱天之初言而報神之厚賜非有矜世釣名之心也誠使吾母終上壽而

三子有成雖貧亦足矣不然萬金何用哉余於是賢其言而高其用心因歎曰昔馮驩收債於薛焚券市義而還以孟嘗君之賢而猶不恱況其他乎今君散財數萬皆出中心之誠而無一毫勉彊意其賢於人遠矣豈非義士也哉

李神童傳

滄州李仲實行年六十有六生次子曰㮯驢四歲能辨字之偏旁若夙習者大德四年二月仲實生朝對衆戲

之曰汝既幼慧我今老矣汝能夀吾一詩乎其子前此未之習即應聲曰父年七十四筋力未全老但願長太平金石同夀考時年九歲矣座中咸驚異焉蘭軒曰余聞天地有清明靈異之氣鍾而為人則為哲為賢然是氣也遇之為甚難故古今賢哲之士或間世而一見焉然或鍾是氣而有其質矣顧乃學問之功不至而終于常人者亦有之前金時以神童稱者葢四人厥後唯麻九疇知名於天下餘三人者無聞焉豈非學與不學之

故與今李氏子不由師資於文字若夙習是禀氣之靈異而有賢喆之姿矣可不思其難遇而成之以學問之功哉仲實勉之幸不以余言為過

節婦誌附

清亭耿樞從余講讀之暇首言其曾祖母之守節為可尚恨世人無知之者願得先生數語以表之因次第其事以請予不得而辭也謹按耿氏祖居長清南一鄉萬灘保以農為業有曰五郎者于樞為高祖其妣周氏生

男一人房次亦第五娶王氏生男曰乞兒耿五享年三
十而卒王氏時年二十五其後乞兒年十二又溺水以
死王氏既寡守節愈固恒痛念舅姑之櫬在浅土心不
遑安遂于至元二十九年秋八月十有八日竭其力改
塟于祖塋之内既老無歸乃依族孫耿某于清河之西
耿亦孝行純篤奉養無違庶可以終其身而無失其所
矣噫節婦之旌表乃朝廷之令典也豈不為有關于人
倫風化之重與故共姜柏舟之詩不刪於聖筆陶嬰黄

鴞之歌見重于魯人如王氏者其志其節獨何愧于彼
哉世之君子必將有取于斯矣大德二年冬十月有五
日樞將歸省因為書之王氏時年八十有一

乾隆御覽之寶

蘭軒集卷十六